

創作熱誠和表達方式之間 一評《跳著舞去火星》

Cliff Wong

舞蹈手札/hk 21-3 評論

說來慚愧，過往較少接觸香港舞蹈界，我對於資深舞蹈家王榮祿的印象，僅於去年六月公演的《蕭邦 VS Ca 幫》，演出中王榮祿以活潑幽默的編舞方式，展現男兒的風趣無聊，加上舞者傾力演出，男人間的熱血情誼在文化中心劇場洋溢著，我非常喜歡此種在創作中展示的生命力。後來，我在一則宣傳訪問看到，王榮祿表示將在新作《跳著舞去火星》以舞蹈自省，我好奇，一個五十歲的編舞家，他所走過的路會是如何，因而進場。這次，王榮祿在《跳》以「火星」比喻未知，刻意不用「專業」的舞蹈技巧，亦不再敘事，意圖「以即興的方式找到身體的自由」，無疑展現他的創作熱誠，但我認為，這個作品的編排未夠深入，難靠熱誠撐起全篇作品。

《跳著舞去火星》中，王榮祿在觀眾進場時已在台上暖身，正式演出結束後，在燈暗之下繼續獨舞，直接實踐宣傳文案上的標語「我與舞蹈，是一段沒有開始沒有結束的關係。」，而往後的每段舞，缺少段落之間的處理，三位舞者只逐個出現於喻意為「火星」的白色舞台，既順理成章，也使人摸不清，王榮祿的過去、現在和未來的時空。創作者意圖以白色的舞台去強調身體的存在，於我來說，白色是一種刻意模糊過去的態度，而王榮祿的舞動又以即興為主，於是，目前台上建構的當下，就是邱加希在台側所讀出的問題，王榮祿以身體回應，然後過程中再出現不同的舞者，展現不同的關係。雖然《跳》是不加鎖舞踊館「舞蹈身視野」計劃的結業作品，但在劇場內，觀眾大多不會自行回想這些背景資料，於是，以一個獨立的作品來說，我覺得《跳》引導觀眾進入王榮祿的內在世界的線索太少。

大膽估計，這個演出比較能感動本來已認識王榮祿的觀眾。對於那些不認識他的人來說，只會看到一個穿著輕便衣服的中年美男子獨舞，在台側有一位穿著厚外套的女孩，在現場問問題，演出過程中，中年美男子先遇見長髮女舞者，做出輕柔的動作，兩人一先一後不斷轉換位置，其後，中年美男子的舞蹈動作再被不同的女舞者影響，最後，他在燈暗之下繼續獨舞，直至觀眾離場，演出結束。

我之所以提出「認識／不認識王榮祿」會引響觀眾能否進入演出這一點，是因為我認為在劇場的表演，即使是即興舞蹈，編舞仍要讓觀眾感受到演出中所建構的當下，而不是像看自傳小說那樣，一邊讀內容，一邊猜測內容跟編舞在現實生活中的關係。而《跳》中，王榮祿和周金毅共舞那一段，則是以兩人在台上實在的互動，在劇場建立氛圍，吸引觀眾的注意力。周金毅穿著輕便衣服，帶著有點像藝妓的髮型和亮藍色眼影妝出場，王榮祿一看到她，先是好奇，由王榮祿的視線和反應，可見他被此像外星來的女子吸引，他先是模仿周金毅的動作，跟著她走路，拉筋，不知不覺間，兩人開始做雙人瑜伽，周金毅的動作觸及王榮祿的痛處，王榮祿的叫聲是很真實的痛。但兩人會設法將動作拉至平衡，而王榮祿叫得再痛，都會試著跟隨周金毅，突破一些他身上因傷而來的限制，以這段來說，我覺得觀眾知不知道他們在生活上夫妻，並不重要，只是看二人在台上互相感應對方，再排除萬難完成動作，打破本來王榮祿獨舞的時候，不

敢觸及的傷口，叫我感動到不斷掉淚。

同樣是關係，王榮祿和邱加希的部分，由頭到尾都像是後輩以問題刺激前輩，質問他的身份和慣性，邱加希的聲線清脆甜美，在演出起始，看王榮祿如何回應邱加希，我覺得是有趣的，但到了中後段，我開始想，質問之所以刺激到人的身體反應，不只是字面本身，也是問題背後所指向的情緒。所以當演出中後輩向前輩問問題的方式，大部分時間只用咪高風問時，難以累積演出中的能量，也未能直接刺激台上舞者的感官，複雜化即興的過程。而邱加希以詠春「打醒」王榮祿的部分，也有類似的問題，一開始時，動作外型好看，打在王榮祿身上的聲音也好聽，但久而久之，那是難以累積下去的能量，在觀眾席看上去，那只是一些偏扁平的聲音，身體的痛也使王榮祿的反應變慢了一些，同時扼殺了身體的想像力(畢竟推倒一個人的慣性和挑戰他，不是大大力打落去就能打碎他啊！至於方法.....此處不贅)。

不管今次試驗如何，《跳著舞去火星》的確是王榮祿真誠之作，在我眼中最真誠的部分，就是演出燈暗後，王榮祿順著自己的呼吸，在台上獨舞，同時，觀眾一個個離開，他繼續跳，回應暗黑的空間和自己的身體節奏，三十分鐘過去，他的存在感比起燈亮時更強烈，他站在右下舞台，雙手舉起，眼看斜上方，似在劇場找到一些讓他安定下來的東西，我定眼看著，感受這個臣服於當下，非常謙卑的存在。